

张晚知
ZHANG
WAN ZHI 作品

图南志

上册

典藏版

在青天白日之下，绿水青山之中，面对所倾慕的女子 and 所憎恶的情敌，他终于将他隐藏多年的心事轻轻地说了出来。

“姑姑，我也是倾心爱慕你呀！”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國南志

张晚知

/ 著

TU NAN ZHI

【上】



典藏版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图南志: 典藏版 / 张晚知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5
ISBN 978-7-5552-3782-2

I. ①图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62873号

书 名 图南志 (典藏版)
作 者 张晚知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杨 琴
选题策划 杨 琴
封面设计 苏 涛
版式设计 刘丽霞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 (700mm×980mm)
印 张 35
字 数 46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782-2
定 价 59.80元 (全二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29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卷

鯤 潜

楔 子	/ 003
第 一 章	东 风 恶 / 007
第 二 章	宫 门 变 / 013
第 三 章	芙 蓉 宴 / 017
第 四 章	雏 鸾 引 / 021
第 五 章	夏 夜 寒 / 025
第 六 章	月 钩 沉 / 030
第 七 章	迷 雾 重 / 035
第 八 章	乱 纷 纷 / 038
第 九 章	针 锋 对 / 042
第 十 章	初 询 意 / 049
第 十 一 章	解 君 心 / 055
第 十 二 章	平 生 志 / 060
第 十 三 章	谋 废 立 / 067
第 十 四 章	童 子 欢 / 071
第 十 五 章	兵 戈 起 / 077
第 十 六 章	风 云 变 / 086
第 十 七 章	鸾 初 啼 / 094
第 十 八 章	京 都 乱 / 101
第 十 九 章	困 兽 斗 / 107
第 二 十 章	定 风 波 / 115
第 二 十 一 章	败 者 寇 / 120
第 二 十 二 章	生 死 决 / 126

第二十三章	帝星晦	/ 132
第二十四章	隐王故	/ 137
第二十五章	识险恶	/ 142
第二十六章	见新君	/ 147
第二十七章	转圜地	/ 152

第二卷

鹏起

第二十八章	东京行	/ 161
第二十九章	立军心	/ 167
第三十章	安水师	/ 173
第三十一章	四海志	/ 178
第三十二章	青梅弄	/ 184
第三十三章	秤天下	/ 192
第三十四章	长贵主	/ 197
第三十五章	少年游	/ 202
第三十六章	鹏雏翼	/ 206
第三十七章	乐还家	/ 212
第三十八章	共老约	/ 218
第三十九章	市井趣	/ 224
第四十章	情初萌	/ 229
第四十一章	两心隙	/ 235
第四十二章	乱初生	/ 241
第四十三章	苦肉计	/ 246
第四十四章	春已深	/ 253
第四十五章	上巳日	/ 258
第四十六章	诉衷情	/ 263

第三卷

图南

第四十七章	错中误	/ 269
第四十八章	春雨长	/ 274
第四十九章	哀国殇	/ 281
第五十章	复国志	/ 287
第五十一章	休相负	/ 292
第五十二章	勤王师	/ 298
第五十三章	取博州	/ 303
第五十四章	天命寄	/ 309
第五十五章	砺兵锋	/ 314
第五十六章	闲读书	/ 321
第五十七章	雪夜梦	/ 326
第五十八章	退隐心	/ 331
第五十九章	婚姻许	/ 337
第六十章	邯郸行	/ 342
第六十一章	依稀旧	/ 346
第六十二章	斩情孽	/ 350
第六十三章	无媒婚	/ 355
第六十四章	洞房恨	/ 363
第六十五章	冬至寒	/ 370
第六十六章	相看厌	/ 376
第六十七章	边关急	/ 384
第六十八章	尉州城	/ 389
第六十九章	翔鸾卫	/ 395
第七十章	人全向	/ 402

第四卷

归虚

第七十一章	谁与共	/ 413
第七十二章	陌路客	/ 419
第七十三章	帝师殒	/ 427
第七十四章	噩讯来	/ 434
第七十五章	太后崩	/ 441
第七十六章	暗流急	/ 446
第七十七章	裂痕开	/ 453
第七十八章	天子婚	/ 459
第七十九章	册立礼	/ 464
第八十章	针锋对	/ 469
第八十一章	负恩情	/ 474
第八十二章	有情痴	/ 480
第八十三章	刀兵向	/ 484
第八十四章	同生死	/ 488
第八十五章	共患难	/ 496
第八十六章	生死别	/ 502
第八十七章	两败伤	/ 508
第八十八章	一线转	/ 514
第八十九章	爱恨缠	/ 521
第九十章	又一村	/ 526
第九十一章	临别语	/ 532
第九十二章	长夜茫	/ 537
第九十三章	海外风	/ 543
终章	一生守	/ 550

楔子



第一卷

鲲鹏

我最快乐的事就是能和姑姑、太婆平平安安地在一起，对我们不利的人都消失，我们讨厌的人都不用看，想去什么地方玩，就去什么地方玩，没有人阻拦猜忌。

楔子

秋风乍起，凉意侵室，含元殿里，药香弥漫，那重现华朝盛世、被朝野誉为光兴明主的年轻帝王，正由内侍扶着，慢慢地喝着汤药。

堪堪而立之年，他的双鬓已然似霜染般星点斑白，双颊深陷进去，不见丝毫血色，形容枯槁。只有那双眼眸，依然清明不乱，幽深如海。

一碗药喝尽，内侍递上绢帕，他轻轻拭去唇边的药渍，喘了口气，问：“乔狸，皇后来了吗？”

正扶着他的内侍答道：“据报皇后陛下的车驾昨天已经进了洛阳安歇，大约明天就能回宫。”

他的眼睛倏然一亮，振臂起身，急声道：“快，给朕沐浴更衣，把殿中的门窗统统打开，细细洒扫，别留下药味。”

乔狸惊道：“圣上，皇后陛下昨日才进洛阳，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回宫，您现在不用急着准备。”

他摇头，辩解道：“从洛阳行到长安，本是需要三天。对她来说，两天时间就足够了。”

乔狸依然没动，只是细声说：“纵然皇后陛下此刻就能回来，圣上您也不用沐浴更衣。太医说过，您现在不能受寒，只宜静养，应该尽量减少沐浴次数，更别提开窗吹风了。”

他挥了挥手，低低地笑了，“乔狸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朕就要死了，不想让她看到这副卧榻等死的窝囊样。”

乔狸沉默不语，趁转身的当儿，低头将眼角的泪迹抹去，吩咐侍者准备兰汤，服侍天子沐浴更衣，束冠佩玉。一应打点停当，乔狸才道：“圣上，好了。”

他轻轻点头，走出含元殿，挡开从侍的扶持，站在含元殿廊前那宽阔平整的墩台上，极目眺望。目光所及，只见重檐庑殿顶的大殿屋脊两端矗立着高高的鸱吻，屋檐重重翼展。宽阔而长的龙尾道从层层台基里伸出，笔直前指，又被厚厚宫门阻隔，叫人无法一眼望尽。

突然，远处宫门层层洞开，一骑飞驰直入。天高云淡，蓝空如洗，那一骑红尘，如火如荼，似霞似锦，渐逼入眼。

他的眼睛倏然一亮，眉宇间笼上迥异于病态的别样神采。他望着那翻身下马、登阶而来的女子，微笑道：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她一步一步走上墩台，目光从他整洁的衣饰上移过，最后落在他脸上，问：“召我何事？”

他没回答，只是对着她伸出手去，但她双目微瞑，退开几步，对他脸上的恳切神态视若无睹。

他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多做纠缠，只能黯然垂手，自嘲地低叹一声，旋即抬起头来，望着她，轻声说：“阿汝，这么多年，苦了你了！”

这么多年，他自私任性，贪婪蛮横，累她被人唾骂污辱，百口莫辩，几近陷入万劫不复之地，生不如死，却从未有一字言悔，何以今日他突然示弱？

她一怔，冷笑道：“何必假意，有事直说。”

他只觉得舌底苦意蔓延，直直渗入心里，苦得他似乎所有的话都忘了，望着她堆霜积雪的冷态，心底深深叹息。明知她不可能动容，明知她不会动心，明知她对他有恨无情，却偏偏忍不住奢望，舍不得放手。即使明知悖德失道，仍然强求。

一瞬间，他的身体晃了晃，却又强行站定，苦笑道：“阿汝，难道你真的恨我至此？就算我要死了，你也不肯原谅我吗？”

这副衣饰修洁、昂然挺立的样子，怎么会病重不治，她如何肯信，冷答：“等你真的要死了再说吧！”

他的心阵阵绞痛，却又松了口气：她果然是恨他的，恨到这样的地步。这样也好，至少他死了，她不会太伤心。

她仍在追问他召她何事，他笑了笑，“昨日的早朝，我下旨将军政决断之权移交到太极宫，由你监国摄政，决定皇统。阿汝，这江山重担，今后又要累你承担了。”

她顿时错愕无比，抬头待要再问什么，却见他已摇摇欲坠。她下意识地伸手，想扶住他，可手抬高几寸，却又迅速收回，冷笑道：“你还想骗我？”

远远站着的乔理想冲上前来扶住他，却又想起他的命令，忍了又忍，才没有上前，而是对她跪了下去，重重叩首，“皇后陛下，圣上没有骗您！圣上近年旧疾、新病、心伤并发，已心力交瘁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都说是……说是……危在旦夕！皇后陛下，圣上召您回来，其实是……在托付……他是不愿让您看到他病重的样子，才强撑着出来迎接您的！皇后陛下……”

他想阻止乔理的话，却已无力抬手，也无法出声，眼前一片模糊，隐约感觉墩台的青石扑面而来。

她看着他颓然跌倒，看到他想站稳却终不能如愿，终于相信他是真的要死了！

他右手微微前伸，似乎想拉住她，却已无力跨过他们之间的鸿沟，只能静静地看着她，凄凉地笑着。

他的目光与她相对，那已然蒙上了一层阴翳的眼眸，盛满他的心事，温柔而悲伤。

他要死了！

她静静看着他在她面前缓缓倒下，心里发出一声无意义的呢喃。

这个人，他真的要死了！

他与她相依半生，他和她一起学武，一起修文，一起从刀剑枪林里走出来，一起逃离流亡，一起重整华朝的破败江山。

以前，他叫她一声姑姑，他是她亲手扶起来的少年天子。他们曾经约定，用十年打天下，十年治天下，十年养天下，然后他们再也不理政务纷争，余生相携游历天下。

现在离约定的时间，还有整整十五年，可他却要死了。

不管是他待她的薄情，还是他害她的狠毒，又或是他伤她的悖德之举，都将随着他的死去而烟消云散。

她曾经用最恶毒的语言咒他去死，可他却没有死。她一直以为在她死之前，他是不会死的。如果他真的死了，她就可以轻松了。可是为什么想到他将要死去，她却突然恐慌至极，惊骇至极，仿佛整颗心突然都被掏空了一般，没有欢喜，没有欣慰，更没有畅快，只有意料之外的空虚、酸楚和疼痛。

他就要在她身前彻底倒地了，她应该静静看他倒下，却在他真要倒在青石地面

的瞬间，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，用尽力气将他接住，喉头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——“五郎！”

听到她发自肺腑的这一声“五郎”，他不知从哪里又生出一股力气，将已经沉重闭合的眼皮再次撑起，看到她满眼的惊骇恐惧，满眼的担忧心痛。

这一瞬间，他读到了她内心深藏的秘密，不禁释怀。阿汝啊阿汝，你对我终不是无情！

因久病而枯槁的形容，因这一时的欣慰而绽放出一抹明朗的浅笑。眉目间，旧日丰采神俊依稀可见。

他竭尽全力，抓住她鬓边落下的一缕青丝，含笑低语，“阿汝，我不要你为我的死而伤心，我只要你记得有我生命的每一刻。你的心是我最好的归宿，在那里，再没有人能非议我们的爱。”

她紧咬贝齿，森然冷笑，“你休想把我拖进这悖逆伦理的孽情里，自己却抽身离去。你若敢死，我会将你挫骨扬灰，叫你彻底消失，永不被人记起！”

第一章 东风恶

乔狸满脸汗水灰尘，像个花猫一般，他也顾不得擦一擦，急声道：
“殿下被东内那边带走了！”

流矢催时，清凉阁左侧角落的水钟里，标时的箭尖指到了午时，漏斗翻了个转，滑下钟台的铜珠落进钟下的蟾口里，发出一串嗡响。

授课的老师郑怀停止了讲解，喝了口茶，对瑞羽说：“今日课时结束。下学后的闲暇，殿下也应勤勉为学，温故知新。我将设卷，考查经义策问，望殿下慎之。”

瑞羽俯首行礼，拜谢老师，“谨受教。”

她虽是华朝太祖嫡系的唯一血脉，身份贵重，被尊为长公主，连当今天子也要礼让三分，但这位老师是她的祖母李太后亲自请来的隐士。自启蒙以来，她就在他座下学习经济之道和武艺兵家，对他的才能深感敬佩，又对他的严厉暗生畏惧，因此一向礼数周全，从不因自己的身份而有半分不敬。

郑怀微微颌首示意，目光转到她旁边的空席上，眉头皱了皱，却没有说话，只叹息着拂袖离去。

瑞羽也往那空席上瞟了一眼，然后垂手侍立，待老师出了殿门，才招手把门外侍立的青红叫了进来，问：“东应呢？”

青红也满面不解，“奴婢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但千秋殿那边一直没有消息。”

瑞羽大皱其眉，“难道他嫌天气热，逃课了？”

两名执扇的侍女见瑞羽热得晕生两靥，额头见汗，便赶紧用力摇扇。青红一面将手里的紫竹白绸伞打开，替她遮住炽烈的阳光，一面替东应辩解，“昭王殿下素来好学，寒暑无阻，怎么会逃学呢？许是刚才出去遇到什么事耽搁了吧。”

想想也是，正因东应从未逃过学，她心里才更觉得奇怪。就在她揣测东应到底去了何处时，突见西海边沿的柳堤上有人狂奔而来，却是东应身边侍候的内侍乔狸。

乔狸满面仓皇，远远地看见瑞羽，便纵声大呼，“长公主殿下！殿下！”

他跑得急了，这一喊分了神，脚下的一根柳枝将他绊了个“狗啃泥”，他也来不及爬起，就顺势滚下堤坡，冲到瑞羽的面前。

瑞羽见他如此狼狈，心中一紧，喝道：“乔狸，何事如此惊慌？”

乔狸满脸汗水灰尘，像个花猫一般，他也顾不得擦一擦，急声道：“殿下被东内那边带走了！”

华朝立国之初，建宫室和台阁之时，“长安宫”向来都建在京都西侧。后因长安宫的宫室和台阁过于狭小，历任天子又在长安宫的东首兴建了“明光宫”作为补益，人称“东内”。随着权力的东移，逐渐就演变成了天子居东，太后携失宠后妃、皇子龙孙居西的格局。

因华朝不禁后妃公主干预政事，所以遇到天子弱势或者太后强势之时，两宫往往会争夺至尊权柄。故而东西二内，除非当真母慈子孝，否则极少来往相通。

现在的东西二内，近十五年来，因为皇权更迭变换，十年里已经换了三任天子。现任天子唐阳景乃是宫中大阉从市井里搜寻出来迎立的没落皇孙，与西内的李太后和长公主瑞羽、昭王东应的关系疏远，亲情亦淡漠。

李太后素来不问政事，只管教养瑞羽和东应，西内大门锁闭十几年，除去祭祀大典，其他时候难得一见。名分尊贵的太后都以此表明不与争权的姿态，东内的唐阳景怎会不识趣？

因此唐阳景登基四年，向来谨守东西二内的分界，从无逾越。何以今日竟突然主动挑起是非，将东应带走？

瑞羽既惊又惑，摆了摆手，“乔狸，你歇口气，将事情原委细细道明。”

乔狸见瑞羽很镇定，顿觉有了主心骨，深吸了口气，润了润嗓子，才道：“因太娘娘生病，昭王殿下今日丑时便去西内苑收集花露做药引，不想正遇着清早来西内苑赏花的鸣朝皇子。二人正在寒暄，陛下也来了，说起今日东内宗室弟子聚宴，令昭王殿下也随驾赴宴。殿下本来不愿去，可鸣朝皇子却强拉着他走了，陛下还令人把陪同殿下一起采集花露的内侍和宫婢也一并带了去，奴婢当时在花丛中躲着，因而才没被带走。长公主殿下，西内苑通往西内的四门都被天子的禁卫封锁了，奴婢是偷偷从犬舍的洞里爬出来的，这情形不对呀！”

照乔狸的描述，唐阳景带走东应，分明是早有预谋，如果不是来意不善，何至于这样周密地筹谋？

难道是唐阳景吃错了药，放着太平日子不过，却突然想对西内下手，还是他觉得西内十几年来无所作为，看上去好欺负，想借此向外展示一下他天子的威严？

唐阳景为何要强行带走东应？就连东应的侍者也尽数挟走？还派禁卫封锁西内苑与西内直通的四门？从这种种举措来看，东应的处境十分危险。

太后自去年入冬就一直缠绵病榻，连西内的日常事务也不能打理。现在唐阳景把东应带走的事要不要告诉她？难道还让一个五十几岁的老人撑着病体去面对不测的凶险？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瑞羽心中惊惧，踌躇了片刻，猛一咬牙，立刻吩咐身边侍立的宦官、女史、侍卫，“传令卫尉薛安之、左军禁卫统领黑齿珍率卫士将中宫七门牢牢把住，没有我和太娘娘印信手令，不许任何人出入长安宫。命鸾卫检校中郎将柳望率鸾卫巡防内宫，发现异况，立即便宜行事。命千秋殿李浑常侍仔细检查中宫内务，发现行为不轨者，休问缘由，即行处死。命令丞周昌整理长公主仪仗，摆驾东内，我要去含元殿拜见天子！”

瑞羽为武宗皇帝遗腹的唯一血脉，乃是真正的金枝玉叶，血统之尊贵，不是宫中大阍与朝堂大臣互相妥协迎立的几任天子所能比的。

她虽然一向谨守东西二内的分界，在长安宫内深居简出，但她既为连续四朝天子都承认的长公主，所以仪仗煊赫，仅次于皇后。只是从西内到东内，她是以卑见尊，虽然全意戒备，却也不能真将全副仪仗都带了去，只能精益求精，选出一百二十名武艺高超的精壮之士充作执仪从侍，带在身边。

东内对西内下手，准备得如此周密，为防走漏风声，内宫三层宫墙，只有宣政殿这层的崇明门旅率元度得到了授令：紧守宫门，不许西内的人进出。

瑞羽身边的常侍青红先携两名中黄门前去叫门，“奉太娘娘懿旨，召见皇后娘娘和鸣朝皇子，请元将军开门！”

元度虽然得了授令，但却吃不准两宫相争到底会走到哪一步，便犹豫一下，才道：“阿翁，元度奉令值守宫门，未得陛下旨意，不敢开门。”

青红喝道：“咱家有太娘娘懿旨在此，奉长公主鸾驾亲至，两宫八十一门尽可通行，何须再劳陛下旨意？”

元度接了差使，却不能因为青红的话而退让，“阿翁，元度乃是陛下钦点的门卫，隶属军政，只听令于陛下。太娘娘的懿旨，管得西内家事，却管不得东内军政。没有陛下的旨意，这门，恕元度不能开！”

青红大怒，“本朝自宣皇帝以来，军政素来由宦官担任的六军辟仗使及左右神策军中尉掌管。宦官者，天子家奴也。太娘娘为皇家至尊，岂有管不了家奴属下之理？元度，你速速开门，否则耽误了太娘娘所嘱要务，你吃罪不起！”

元度亢声回答：“宦官掌管军政乃是便宜之计，岂有长久之理？元度为臣，只知有天子，不知有宦官上司。”

瑞羽坐在肩舆上，听到这番对答，心中雪亮，顿时明白了东内何以突然出手对付西内：这必是唐阳景不甘心一直当傀儡天子，成为阉宦和权臣眼中的摆设，他想收拢天子权柄，做真正的九五之尊，所以才选看上去最弱的西内来初试锋芒。

要知道李太后虽然不参与政事，但她的名位尊贵，无论哪任天子继任，从名义上来说，权臣阉宦都必须耍取得她的诏令，才能扶自己看中的宗室子弟登基。李太后只要安在，权臣和阉宦就不能任意地废立天子。这相当于在现任天子的头上悬着柄剑，人头落地也是有可能的。

唐阳景要夺天子大权，先除去在名分上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太后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为此，他将西内年龄最幼小的东应带走，进而引出潜居西内已久的李太后，这一步走得不能不说恰当。

为了避开权力争斗的是非，李太后领着瑞羽和东应在西内蛰伏了十几年。本来以为唐阳景登基之后，天子、宦官、权臣三者之间能够互相妥协牵制，那么她们就能安静地生活，却想不到，平静数年的生活再一次被打乱了——而且打乱它的，不是别人，竟是唐阳景！

唐阳景先把东应强行带走，又令人封锁殿门，连守门的将军对太后的懿旨也敢公然违抗，这样的用意实在是太险恶了！

瑞羽心中惊涛骇浪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召回青红，“既然元将军奉有旨意，不开宫门，我们便回去吧。”

瑞羽深居简出，除了年节祭祀等必要场合，一般不出现在人前。元度只见过瑞羽由李太后领着，在天子面前顺从的一面，以为她自幼失怙失恃，又长于深宫寡妇之手，性格必然懦弱。可听到瑞羽刚才的话，元度顿时松了口气，感激地说：“长公主殿下体恤下情，末将万分感激。”